

第 一 章

严酷无常的命运播弄了瓦西里·菲维伊斯基的一生。他仿佛遭到了神秘的诅咒,自幼就在忧患、疾病和苦难的重压下生活,心灵上流血的创伤未曾有一刻愈合过。他在茫茫人海中孤苦无告,好似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孤星。看来,有一股怪异的、致命的毒气,像无形的透明的云雾一般笼罩着他。他的父亲是穷乡僻壤的一名神父,一生乐天知命、逆来顺受。他酷肖父亲,也乐天知命、逆来顺受,因此久久没有觉察到灾祸所以会接二连三地降到他其貌不扬、头发蓬乱的脑袋上,全是那凶险、叵测的命运注定的。他在迅速地跌倒后,又慢慢地爬起来,又跌倒,又慢慢地爬起来,凭着他的勤奋,在茫茫的人生道路上,一根树枝一根树枝地、一颗沙粒一颗沙粒地修复了他的并不牢固的蚁穴。后来,他当上了神父,娶了一个贤惠漂亮的姑娘做妻子,生下一男一女,满以为否极泰来,从今往后就能跟人们一样过上安安稳稳

的太平日子。他为此感激上帝，因为他作为一个东正教的教士，作为一个心无邪念的人，是真心实意地笃信上帝的。

不料在他过了六年的顺遂生活之后，到了第七年上却祸从天降。那是七月里一个火热的中午，村里的孩子都下河去洗澡，瓦西里神父的儿子也跟了去。这孩子也叫瓦西里，而且跟他父亲一样，皮肤黧黑，性情文静。不料小瓦西里活活淹死了。神父年轻的妻子跟村里人一起奔到河边，从此再也忘不掉人死之后的那种平常而又可怖的景象；忘不掉当时她心脏那种直往下坠的暗哑的跳动，似乎每跳一次之后，就要停止，不再跳动了，忘不掉那异乎寻常的透明的空气，在这空气中浮动的都是平日见惯了的熟人的身影，可此刻却显得怪模怪样，仿佛双脚都离开了地面，忘不掉那断断续续的嘈杂的人声，人们讲出来的话就像涟漪一般在空气中荡漾开去，又渐渐淹没在新讲出来的话中。从此之后，她终身惧怕阳光绚烂的白昼。当时她恍恍惚惚地看到了好些照满阳光的宽大的背，看到了好些光脚丫子牢牢地站在踩得狼藉一地的白菜中间，还看到了一件雪白明亮的东西不徐不疾地在拍动着羽翼，在这件东西的底部，滚动着孩子那圆圆的轻盈的身子，这身子对她来说，异常亲近，异常疏远，又异常陌生。直到很久之后，小瓦西里早已埋葬，他的坟头上也早已长满青草，神父的妻子还像天下一切丧子的母亲那样，不停地祈祷：“上帝啊，把我的生命拿去，换回我孩子的生命吧！”

没有多久，瓦西里神父一家老小只消一见到那条被骄阳点燃了如陷阱一般的河，就全都害怕起阳光绚烂的夏日来。每逢这种艳阳天，周围人人都在欢笑，连牲畜和田野也都喜形于色，唯独瓦西里神父一家却提心吊胆地望着神父的妻子，故意高谈阔论，强装笑颜。而她却懒懒地、没精打采地站起身来，两眼直愣愣地、古怪地逼视着家里的人，吓得他们不由自主地避开她的目光，然后，她神情恍惚地在屋里踱来踱去，找出一样样东西：钥匙、汤匙，或者茶杯。尽管家里人把一应日常用品尽可能放在显眼的地方，可她却仍然不停地寻觅着什么东西，而且随着欢乐、明亮的太阳渐渐升高，她寻觅得也越来越执拗，越来越焦灼。她走到丈夫跟前，把一只冰凉的手按到丈夫肩上，疑虑重重地问：

“瓦夏，瓦夏呢？”^①

“亲爱的，有什么事儿？”瓦西里神父一边温顺地、心灰意冷地回答说，一边举起黝黑的手索索发抖地替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。他的指甲好久没剪，里边积满了垢泥。她还很年轻漂亮，她那只按在丈夫家常穿的蹩脚长袍上的手，像是大理石的，又白又沉。丈夫问她：“亲爱的，你要什么？大概是要喝茶吧？你还没喝过茶吧？”

“瓦夏，瓦夏呢？”她又疑虑重重地追问道，把那只仿佛

^①瓦夏系瓦西里的昵称。神父父子二人均取名瓦西里，因此他俩的昵称均作瓦夏。此处前一个瓦夏指神父，后一个指其子。

是多余的、无用的手从丈夫肩上放了下来，又到处去转悠、寻觅，而且越来越焦灼，越来越不安。

她寻遍了一间间无人拾掇的凌乱的房间，由屋里走到了果园里，又由果园走到院子里，然后又回到屋里。太阳越升越高，透过树木，可以望到那条静静地流淌着的温暖的河被阳光照得波光粼粼。她的女儿娜思佳用一只手紧紧揪住她的裙子，闷闷不乐地跟在她身后到处转悠。这小姑娘才只六岁，可是脸蛋上的神情却严肃而忧郁，仿佛坎坷的前途已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。她拼命迈动小脚，以跟上失魂落魄地迈着大步向前走去的母亲。她紧蹙着小小的眉头，不时若有所失地回过头去望着虽然熟悉，却神秘而诱人的果园，随后，没精打采地伸出那只空着的小手，悄悄地摘下一枚酸溜溜的醋栗果，尖利的刺把她的小手给扎破了。刺锋利得跟针一样，加上醋栗果又硬又酸，她心里更加难过了，真想学被遗弃的小狗崽子的样，汪汪地哀号一通。

太阳升至中天后，神父妻子把她卧室里的护窗板统统关紧，摸着黑一杯接一杯地灌酒，每杯酒里都注满了她对亡子椎心泣血的思念和追忆。她喝得醉醺醺的，一边哭泣，一边念叨，慢吞吞地，结结巴巴地，活像一个蹩脚的朗诵者在念一本诘屈聱牙的书。她翻来覆去地念叨着那个文静黝黑的小男孩怎样在世上生活过，欢笑过，而又死去了。她用唱歌一般动听、诗一般优美的词藻来再现那个小男孩的双眸、笑容和老气横秋的聪明话。“瓦夏，”我对他说，“瓦夏，你

干吗欺侮猫咪？乖孩子，不该欺侮猫咪。上帝告诫我们要怜恤一切生灵，小马、小猫、小鸡都应当怜恤。’可是他，我的宝贝疙瘩，却抬起亮晶晶的小眼睛，对我说：‘那么猫为什么不怜恤小鸽子呢？大鸽子孵出了好些小鸽子，可猫却把大鸽子吃了，那些小鸽子到处找呀，找呀，找它们的好妈妈。’”

瓦西里神父温顺地、心灰意冷地听着她念叨，而娜思佳则待在屋外，就坐在紧闭着的护窗板底下那片长满牛蒡、飞帘和荨麻的地上，玩着布娃娃。她的游戏每回都是布娃娃犟头倔脑地不听话，她就处罚它，死命地拧它的手臂，拧它的腿，还用荨麻抽它。

瓦西里神父第一回见到妻子喝得酩酊大醉时，一看到她那挑衅的、激动的、苦中作乐的脸色，就知道她这辈子将永远这么纵酒下去了。他不由自主地缩拢身子，莫名其妙地吃吃窃笑起来，一边搓着干枯、发烫的手。他久久地笑着，久久地搓着手，但终于醒悟过来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正在哀哀哭泣的妻子，竭力想忍住这不合时宜的笑，可还是忍不住，又偷偷地噗哧笑了一下，活像个小学生。但是他马上敛容不再嬉笑，上下颌抿紧得像是铁铸的，怎么也张不开来，面对心烦意乱的妻子，他讲不出一句慰藉抚爱的话。后来，妻子睡着了，神父给她一连画过三个十字后，跑到果园去找娜思佳，可找到之后，却只是冷冷地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就跑到田野里去了。

黑麦已经长得很高，神父在麦田中间的一条小路上走

了很久,两眼望着脚下泛白的浮土,路上有的地方留着很深的鞋后跟印子和不知什么人的光脚丫的脚印,那些圆圆的脚印清晰得跟真脚一般无二。贴近路边的麦穗,不是被人掐得就是被人踩得倒伏了下来,有的索性横在路中央,一串串麦粒给踩扁了,变成黑乎乎的颜色。

瓦西里神父在小路的拐弯处站停了下来。在他左右前后,长在纤细的麦秆上的沉甸甸的麦穗,如波浪起伏般地向四面八方涌去,一直涌向很远很远的地方,而在他头顶上,则是无涯无际的、热得发白了的天空,此外就空无一物了,没有树木,没有房舍,也没有人影。只有他一个人怅惘地、孤零零地置身在密密层层麦穗中间,面对着火伞高张的天空。瓦西里神父举目望着苍天(他眼睛很小,眼窝深陷,眼珠漆黑如炭,被天上的烈焰照得炯炯生光),把两只手按在心口,想向苍天吁求什么。然而他那好似铁铸的上下颌却只是颤抖了几下,张不开来。他使出吃奶的力气,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,终于使上下颌开启了,他的嘴巴随着这个好似在抽搐地打哈欠的动作,响亮而又清晰地对天喊道:

“我——信仰你。”

这声祈求的哀号疯狂得迹近于挑战,无声无臭地消失在广漠无垠的天空和密密层层的麦穗之中,没有激起一息回声。接着,他像是在驳斥什么人,狂热地说服什么人,警告什么人似的,又一次哀号说:

“我——信仰你。”

回到家里后，他又一根树枝一根树枝地修复他那被毁坏了的蚁穴 跑去查看牛奶挤得怎么样，亲自给愁眉苦脸的娜思佳梳理她那又长又硬的头发，然后不顾天色已晚，骑马赶到十俄里外，去请县里的医生诊断他妻子的病情。医生给了他一小瓶药水。

第 二 章

谁都不喜欢瓦西里神父，无论是堂区的教徒还是本堂的神职人员都跟他格格不入。他主持弥撒很不像样，一无庄严的气氛。他嗓音干涩，吐字不清，忽而把祷文念得飞快，辅祭几乎都跟不上，忽而又莫名其妙地放慢速度。他并不贪财，可是在接受教徒捐赠的财物时，举止往往不得体，以致大家都认为他是个见钱眼开的财迷，全都在背后嗤笑他。远近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时乖命蹇，生活上碰到了一连串倒霉事，所以都嫌弃他，避开他，把在路上遇见他和跟他讲话视作是不吉利的事。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他的命名日，他邀请许多客人来他家吃饭，由于他卑躬屈膝地苦苦求人家赏光，谁都不好意思当面谢绝。可是到了那天，如约前来的只有本堂的神职人员，教徒中的体面人物一个也没有来。这使他在神职人员面前丢尽了脸，不过最难过的还是他妻子，她从城里买来那么多酒菜，全白糟蹋了。

“谁都不愿意上咱们家来，”当狼吞虎咽的客人们酒醉饭饱，对美酒和盛肴未置一句赞词，就抹抹嘴一哄而散的时候，滴酒未沾的神父妻子伤心地说。

最不把神父摆在眼里的是教会执事^① 伊凡·波尔菲雷奇·科普罗夫；他公开蔑视倒运的瓦西里神父；自从全乡都知道神父妻子纵酒成癖的那一天起，他拒绝再吻神父的手。为人宽厚的辅祭当时曾白费口舌地开导他说：

“你不害臊吗！你敬重的又不是他个人，你敬重的是教职。”

但是伊凡·波尔菲雷奇却固执地不肯把教职和人分开，反驳说：

“他是个窝囊废。他这人别说管不好老婆，连自个儿都管不好。堂堂一个神父，居然让老婆堕落到成天纵酒的地步，还像话吗？要是我老婆敢喝一口酒的话，我不揍扁了她才怪呢！”

辅祭责备地摇着头，讲述屡屡遭难的约伯^②的故事：他怎样敬畏上帝，上帝怎样派撒旦去试炼他，后来又怎样为他所受的一切灾祸而加倍赐福于他。可是伊凡·波尔菲雷奇却讥讽地窃笑着，不客气地打断了这番不入耳的话：

“用不着你来讲，这故事我自个儿也知道。人家约伯是

此处之执事类似司库，管理教会财产和捐款，由堂区信徒推选或聘请神职人员或世俗信徒担任。

②

① 《圣经》人物，见《圣经·旧约·约伯记》。

个虔敬上帝的人，是个守道不违的圣人，可他是什么东西？他有哪一点是虔敬的，是守道的。我说你呀，辅祭，最好还是记住另一句话 恶有恶报。这句格言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

“你等着瞧吧，要是你不吻神父的手，他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的。把你逐出教堂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。”

他俩赌了一俄石^①的樱桃酒，看神父会不会把执事逐出教堂。结果执事赢了。瓦西里神父伸出他那只被阳光晒成褐色的手，执事却毫无礼貌地把头扭了开去，那只手只好孤零零地悬在空中，神父难堪得面红耳赤，但一句话也没说。

这事一下子传遍了整个乡。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，伊凡·波尔菲雷奇更是认定神父是个无能的蠢材，便挑唆农民去教区告瓦西里神父，要求另派一位神父来。伊凡·波尔菲雷奇广有钱财，生活过得十分美满，是个备受尊敬的人。他仪表堂堂，面颊刚毅，突出，蓄着一大部乌油油的络腮胡子，浑身上下，尤其是胸脯上和两条腿上，都长有同样乌油油的汗毛。他坚信正是这一身汗毛给他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幸福，坚信的程度不亚于对上帝的笃信。他认为世人中数他是上帝的选民，因此骄傲，得意，常常沾沾自喜。有一回火

^①俄国旧容量单位，等于 8.0748 升。

车翻车,许多人死于非命,他却安然无恙,只丢失了一顶满是泥土的便帽。

“况且还是顶旧帽子!”他洋洋自得地加补说,认为自己所以能逢凶化吉,都是因为命大福大的缘故。

他打心里认为所有的人不是卑鄙的,就是愚蠢的,而他对这两种人毫不怜悯。他甚至亲手吊死一窝窝小狗崽子。他家那头名叫茨冈娘们的黑母狗每年都要下一大窝小崽子,他只留下一头较壮的作种,其余统统吊死,不过,要是人家向他讨,他也会高高兴兴把其余的狗送给他们,因为他认为狗是有益的畜生。伊凡·波尔菲雷奇拿起主意来,总是不假思索就下结论,随即又轻率地加以改变,往往主意已经改变,自己还未觉察。不过他行动起来,却是坚决果断的,从未出过岔子。

所有这一切使得执事在儒怯的神父眼里成为一个令人敬畏、不同凡响的人。两人在路上相遇时,神父总是不顾身份,忙不迭首先把宽檐帽摘下来,加快脚步,慌慌张张地避开去,以致两条青筋饱绽的腿老是被长长的袍子绊住,这是自惭形秽、胆小畏葸的人走路时特有的样子。似乎执事那一大把乌黑的络腮胡子、那两只毛茸茸的手和那副挺胸腆肚、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就是那播弄神父的严酷无常的命运化身,要是他,瓦西里神父,不赶紧瑟缩着身子避开,不躲到家里去,那么这个威严、肥大的汉子就会把他像蝼蚁一般踩成肉泥。凡属于伊凡·波尔菲雷奇·科普罗夫的一切,

凡同这个人有关的一切,瓦西里神父都感到莫大的兴趣,以致有的时候,他成天其他什么事都不想,就只想着执事以及执事的妻儿和家财。瓦西里神父跟农民一起在田里干活时,他那身打扮抹了油的粗笨的靴子和麻布衬衫,使他跟农民一般无二。他一边干活,一边不时回过头去望望乡里,除了教堂外,一眼就可看到执事那幢二层楼房的红铁皮屋顶。然后好不容易才在被风刮得东摇西晃的灰绿色的柳树丛中,找到他自己那幢小木屋的已经发黑了的屋顶。这两个有天壤之别的屋顶中仿佛存在着某种东西,使神父感到恐惧和绝望。

在举荣圣架节^①那天,神父的妻子泪流满面地从教堂里跑回来,向神父哭诉伊凡·波尔菲雷奇怎样当众羞辱她。当她走进教堂,朝自己的位子走去时,执事站在一张斜面高桌后边,扯开嗓门,响得人人都能听见地说道:

“根本不该让这个女酒鬼进教堂真可耻!”

神父妻子泣不成声地哭诉着,这时瓦西里神父清楚地发现,在瓦夏溺死后的四年内,妻子衰老了,颓唐了,但是这并未勾起他的怜悯之情。她年纪还轻,可是鬓发间已夹有银丝,原先洁白的牙齿发黑了,眼睛下出现了囊眼泡。如今她还抽上了烟。看到她手里夹着支烟,既觉得古怪,又感到

^① 举荣圣架节是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,时间在俄历9月14日,以纪念传说中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看到‘显现’的十字架,和其母皈依基督教后,即前往耶路撒冷‘寻得’耶稣被钉死于其上的那个十字架。

痛心。她往往用两根伸得笔直的手指夹着烟，这是女人抽烟时所特有的那种不老练、不自然的姿势。这会儿她一边哭泣，一边还在抽烟。那支烟叼在她由于不停地啼哭而发肿了的双唇间，不停地颤抖着。

“上帝啊，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！上帝啊！”她反复地哀号着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口。窗外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九月的细雨。

窗玻璃蒙上了雨帘，变得朦胧不清，只能看到一棵白桦树的透明而又模糊的影子。那棵白桦吸足了雨水，显得沉甸甸的，在雨中微微晃动着。由于舍不得木柴，没有生火，屋里像户外一样潮湿、阴冷，叫人待不下去。

“娜思坚卡^①，犯不着跟这些人斗气！”神父搓着燥热的手，劝慰她说：“应当忍耐！”

“上帝啊！上帝啊！连个庇护我的人都没有！”神父的妻子哀哀地哭泣着，而阴郁的小娜思佳则缩在屋犄角里，她那对像狼一般的眼睛，透过披散在脸上的又硬又粗的头发，一动不动地射出严峻的亮光。

到天黑时，神父的妻子已喝得醉醺醺的了，于是那桩使瓦西里神父感到最可怖、最可厌，而又最可悲的事开始了，他一想起这事就不由得为自己未能自恃而惊恐莫名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的妻子置身在护窗板都关得严严实实因而

^①神父妻子和她女儿同名，都叫娜思佳。娜思坚卡是娜思佳的昵称。

显得病态的黑暗中，置身在醉酒后产生的光怪陆离的幻影中，翻来覆去地曼声谈着夭折了的头生子，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狂热的想法：再生一个儿子，让夭折的儿子得以借新生儿的身体复活，让他可爱的笑容，让他晶莹文静的双眸和文静聪颖的谈吐，得以复活，让这个天真烂漫的美丽的孩子——在七月的那个火伞高张、陷阱般的河水发出炫目的波光的日子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——得以整个儿复活。这狂热的希望像一捧火似的烧灼着神父的妻子，把她的整个身体烧得分外漂亮又分外丑陋。她渴求丈夫的抚爱，低声下气地央求丈夫同她亲热。她着意地打扮修饰，同丈夫调笑，可是恐怖并未从丈夫黝黑的脸上消失；于是她痛苦地竭力使自己回复到十年前那样温柔，那样楚楚动人，脸上装出一副少女羞涩的神情，悄声地讲着少女天真无邪的话语，但是因纵酒过度而僵硬的舌头却不听她的使唤，她的眼睛透过低垂的睫毛明显地流露出炽热的情欲，所以恐怖非但未从她丈夫黝黑的脸上消失，反而吓得他用双手捂住发烫的脸，有气无力地喃喃说道：

“别这样！别这样！”

见丈夫这么说，她跪了下来，嘎哑地央求说：

“可怜可怜我吧！再让我生一个瓦夏吧！神父，再让我生一个！我要你再让我生一个，你这个该诅咒的！”

秋雨执拗地敲打着紧闭的护窗板，阴雨连绵的夜在深沉地太息。四壁和黑夜把他俩同人世隔绝了开来，他俩好

似被怪诞、绝望的梦魇的旋风所席卷，在半空中打着旋，同他俩一起无休无止地打着旋的是恶毒的埋怨和诅咒。疯狂这个魔鬼已守候在门口，这炽热的空气就是它的气息，这被熏黑了的玻璃灯罩中奄奄一息的暗红色的灯火就是它的眼睛。

“你不肯，你不肯？”神父的妻子逼问道，要想当母亲的强烈的欲望使她顾不得羞耻，脱光了衣服，裸露出整个身子，那样子既像酒神节时的女祭司，狂热得怕人，又像求子心切的母亲，楚楚动人而又惹人可怜。“你不肯吗？那么我当着上帝的面告诉你：我这就上街去！精赤条条地上街去！见到第一个男人就搂住他，跟他睡觉。再让我生个瓦夏吧，你这个该诅咒的！”

她的情欲终于制服了不恋女色的神父。在秋夜久久不息的呻吟声中，在疯狂的话语声中，连永远是尔虞我诈的生活也似乎一无保留地袒露了它的黑暗、神秘的内幕，这时，在神父浑浑噩噩的意识中，像反光似地闪现出一个离奇古怪的念头，或许会奇迹般地复活，或许在遥远的将来，真的有可能出现这个奇迹。于是不恋女色的、腼腆的神父非但不拒绝妻子炽烈的情欲，反而报之以同样炽烈的情欲，这情欲中既包含光明的希冀和祈求，也包含违犯戒律的罪人的极度的绝望。

深夜，神父的妻子睡着了，瓦西里神父拿起帽子和手杖，连衣服也不添，就穿着那件破旧的黄色土布做的长袍，

向旷野走去。被雨水泡胀了的泥地上蒙着一层如尘粒般细密的寒冷的水珠 天空跟泥地一样黑,秋夜弥漫着孤寂萧瑟的气氛。神父无影无踪地消失在这片黑暗之中;手杖偶然碰到了一块露出地面的石头,发出一下响声,但随即就不响了,四围万籁俱寂,很长时间听不到一丝一毫声音。如尘粒般细密的死寂的水珠,用冰凉彻骨的拥抱扼杀了任何细微的声音,连树叶也冻得麻木了,不再簌簌晃动,没有说话声,没有叫喊声,没有呻吟声。只有长时间的、死一般的沉寂。

后来,在离开乡里很远的地方,在离开人们住地许多俄里的地方,有条无形的嗓子在黑暗中发出了声音。这声音是颓丧的、抑郁的、暗哑的,仿佛是孤寂萧瑟的气氛本身发出的呻吟。但是这条嗓子所吐出的话语,却清晰得像天火一样。

“我——信仰你,那条无形的嗓子讲道。

这句话中既有威胁,也有祈求,既有警告,也有希冀。

第 三 章

春天,神父的妻子怀孕了。整整一夏,她滴酒未沾,因此瓦西里神父家里日子过得安安静静,融融乐乐。虽说那个看不见的仇人依旧频频暗算他家:一会儿那头阉猪都喂得有十二普特^①重,快拿出去卖掉了,却好端端地突然瘟死了;一会儿小娜思佳出疱疹了,浑身长满水泡,怎么也医不好,但这一切还是容易挺得过去的,神父妻子甚至为此而暗暗感到高兴呢,因为她认为自己又可得子这件大喜事还未成定局,而这些不愉快的事正是换取这件喜事所应付出的代价。在她看来,既然一头值钱的阉猪瘟死了,既然小娜思佳出疱疹,既然还发生了其他倒霉的事,那就为她未来的儿子消了灾,将来谁也不敢去碰他和欺侮他了。为了这个未来的儿子,别说这个家,别说小娜思佳,哪怕要她把自己

^①普特系俄国重量单位,一普特等于16.38公斤。